

書叢小題問會社

種 五 第

設 建 的 國 中 與 作 合

著 旦 光 潘



版 出 局 書 會 協 年 青

302

社會問題小叢書

合作與中國建設

潘光旦著

第五種

5

所
有

版
權

合作與中國建設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初版

著作者 潘 光 旦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每冊實價大洋五分 寄費另加

Social Problem Series

No. 5

Cooperation and China's Reconstruction

by **Quentin Pan**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SHANGHAI

Price: Five Cents, Postage Extra, July, 1934

社會問題小叢書

在這變動的世界，每一人對於中國本身的問題和國際的問題，都當有一些基本的常識，以作應付目前嚴重形勢的準備。爲供給這樣的需要起見，我們特編輯小叢書二十餘種，其總題爲『中國與國際』，對於現今重要的各問題，皆作簡明的敘述。書目函索卽寄。

合作與中國的建設

潘光旦

——一個保守的看法——

(一)

三十年前救國的論調裏，最時髦的一種口頭禪語是『合羣』，是『團結』，是『衆擎易舉，獨力難成』。到了今日，『合羣』已一變而爲『合作』，顯而易見是進步了。合羣不一定責成分子間要有甚麼分化，而合作則非講求分化不可。合羣的大目的在生命維持，在抵抗力的增加，而合作則又添上一層建設的效用。所以說，從合羣的鼓吹到合作的提倡，是一種進步。

不過爭論合羣或合作，背後都有一個民族習慣的問題。要是習慣太久，而真

有『習與性成』的危險的話，則更進而爲一個民族能力的問題。不追究民族的習慣與能力，而但知一味提倡，結果，合作和合羣一樣，也會變做一種口頭禪語，而三十年來的進步不過是一種口頭禪語的進步罷了。所以目前的問題到不在申說合作如何如何的重要，如何如何的有利，如何如何的一日不可再緩——這些原是誰都知道的，而在探討以舊的習慣處新的時代，以適應慣了一種舊環境的性情能力來對付一種新的環境前途究竟有無困難，有甚麼困難，與此種困難應用何法排解。這些問題不先能答，任你把『合作』說得應天價響，說得天花亂墜，還不過是一個口頭禪語。

我認爲『合作的建設』在今日的中國是不很容易辦到的。所以不容易辦

到之故就因爲它和我們以往的習慣和此種習慣所養成的能力多少有些刺謬。我一向深怕我們的民族對於兩種很重要的能力，有些欠缺。一是組織力，二是公益心。組織力缺乏的表現是『亂』，公益心缺乏的表現是『私』。私與亂的所以爲今日的大病，是許多人所認識的，不過別人所肯承認的是一個新社會的變態問題，我所見的是進一步的民族的病理問題。

這兩種能力的不足，自然是到處可以看出來，但在我們的社會與政治生活裏，我們特別的可以看出組織力的薄弱，在我們的經濟與生產生活裏，尤其可以看出出公益心的欠缺。而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恰好就是最需要『合作的建設』的兩種生活。需要般的存在，也就是障礙大的存在，『急驚風撞着了慢郎中』，問題

的輕易不能解決，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最近正討論着一個問題，題目就叫做『民族的病象』，繼續在華年週刊上發表。我對於這兩種能力的缺欠，都比較詳細的討論過，現在摘要的再說一說。

(二)

先說社會生活與組織力的關係。

我們根據發育不偏廢的原則立論，認為健全的社會組織宜乎是一種隨時可以聚散可以伸縮的一種東西，太散漫固然不行，太嚴密也有危險。好比兵式體操，習練成熟之後，一條散兵綫，立刻可以成雙行，成四行，雙行四行也可以不旋踵的變為散兵綫；化整為零，合零成整，總要能隨意為之，嗟咄立辦，才是一個真正健

全的組織。就這一點而論，不但中國民族有病，西洋民族也未嘗無病，不過所病的却好相反。西洋的病在組織過於嚴密，以致不能化整爲零，所以一髮被牽，週身搖動，局部破裂，全部便有崩潰的趨勢，最近的不景氣的現象便是一個絕好的例子。中國的病在組織過於散漫，就最近數十年的形勢而論，幾乎等於沒有組織。懶散的局面既成習慣，一旦有事，也就無法合零成整；二三十年來的政治經驗便最足以證明這一點。這種懶散的局面也未嘗沒有消極的好處，不景氣的影響在美國是非同小可的，海外的華僑的經驗也就够嚴厲了，但我們在國內所感受到的，倒也不過爾爾——就因爲借了平日懶散慣了的光。這一點記得張公權先生在去年的中國銀行報告裏，也談到過。但是積極的好處，却一點沒有，要我們拉攏起來，

抖擻了精神，做一些建設的事業，就比登天還難了。

組織的缺乏，在中國是到處可以看見的。政治方面，近來未嘗不竭力講求組織，但我們所見得到的，無非是一些文字的週到，條例的嚴密，機關的疊牀架屋，人物的熙來攘往罷了。本來請外國專家經管的機關，原是辦到極有效率的，一等到收回自辦，成法便會破壞，效率便會減少。教育方面，也是如此，學校雖小，而架子却大，程度雖淺，而科系却多。聽說近來中學裏便已分科。有人批評某大學辦得沒有系統，那個大學的當局便替自己辯護說，有了那麼多的學院和學系，系統於院，院統於全校的校長，還說沒有系統麼？學校裏學生的團體生活也是如此，同鄉會很發達，講主義的團體也很熱鬧，一種專門學科的研究社也還不錯，擴大性的金蘭

的小組織有的學校裏也不一而足，但是一個整個的全校學生會，便往往組織不起來。在工商業方面也未嘗不如此。華僑在中國民族分子中間，是比較善於組織的了，但日本拓殖運動『南進策』中的重要人物堤林數衛便看透了華僑的弱點，他說：『華人的短處，在利己心太强；箇人企業，往往成功，團體企業，則往往失敗』（見劉士木編，日本海外侵略與華僑）。在集團主義與工商化運動絕對佔優勢的今日，試問我們又有多少和人家爭勝的機會。

我們可以做進一步的分析。說中國人絕對沒有組織，當然是不通；說絕對沒有嚴密的組織，也說不過去。我們至少在下列幾種場合裏，可以找到很嚴密的組織。第一是家族或宗族，這是無須多說的。二是同業的公會，三是舊式的農村；最近

社會學會年會裏許仕廉先生報告華北農民所組織的青苗會，是很有條理，很有效率的。四是秘密或半秘密的會社，這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略一查考，便知這種組織之所以嚴密，是各有特殊的憑藉的：在宗族，那憑藉是血緣與情愛；在同業公會與青苗會，是密切的經濟利害關係，同時地域的密邇也是一重憑藉；至於秘密會社，除了志同道合的一點以外，還借重不少的宗教的暗示力。這種組織的嚴密是不希奇的；我們目前需要的，是比較不受主觀的利害或情操所支配的組織。西洋最健全的政治組織，例如英國的，便是這一種；它的分子之間，雖不能沒有利害與情操的關係，但是此種關係，在時空兩間上，都要見得疏闊，所汲汲的決不是小利，所沾沾自喜的決不是一些家人父子，師兄師弟……一類狹隘的同類意。

識。狼是食肉獸裏比較最沒有團體生活的，但到大動物可以獵取時候，居然也會合夥，但是獵取成功的時候，也就是散夥與彼此相爭相殺的時候，試問此種組織又有甚麼久遠的價值。以前中國社會裏號稱有嚴密組織的團體生活，其實大都有些合夥的意味；強盜打劫要合夥，開設商店也要合夥，分子間的維繫祇靠一些切膚的利害罷了。

真正組織能力的缺乏，還有甚於此者。少數人會合夥，已經算是不可多得，至於大多數，連這一點還談不上，他們祇會成羣。這裏的羣字和『合羣』或『羣策羣力』的羣字有些不同；是絕對消極的，所謂成羣，不過是憑着寬泛的同類意識的暗示，擠在一堆罷了。羣字從羊，羊羣便是這樣的。『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留英

學生在倫敦開反日大會，請劍橋大學教授馬刺嘉氏演說，其中有這樣一段切中我族病態的癥結的話：

余讀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記，余深嘆支那人種是天生在應行淘汰之列。蓋當時揚州城內，尚有人民八十萬人，清兵來者不過數千，兩人敵一人，可以殺死四十萬，即以十人失一人，亦可殺死八萬人。而其時人心渙散，尚各希冀免死，祇思鼠走兔奔，不想集合大羣，同心禦侮；至刀斧臨頭，則惟有引頸就戮而已。故往往聚數千百男女，令一兵驅之，如驅羊羣，莫敢發一聲者。夫人類究非牛馬貓犬，何以馴服一至於此？（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八日申報自由談）。

無組織的現象不止於散漫而已。只要人數一多，而當前所應付的環境又是一種有急迫的時間性或狹窄的空間性的環境，於是人與人的關係便從參差零落一變而爲擁擠混亂。難民搶米的時候所表現的擁擠混亂是最好的一個例子。但這還可以解釋得開。認爲是事關生死，不得不爾。但試問又何以解於上電車時的擁擠混亂，買火車票的擁擠混亂，進電影院看名片時的擁擠混亂。梁秋郎先生主持時事新報青光的時候，曾經開始編一種幽默的社會教科書，第一課便叫做『別擠』，題目好像很小，見地却極深刻。胡適之先生所論的民族五大仇敵裏，也有『亂』，他的原意似乎是單指內戰，我們以爲不妨把它推廣，好把社會生活裏一切擁擠混亂而不受制裁的現象包括在內。

(三)

其次說經濟生活和公益心的關係。經濟生活自身有三個方面，生產，分配，消耗。我們在生產方面向來未曾有過多大的發展，是誰都認識的，即在今日，有可以發展的刺激，而實際的不發展如故，所以才有一『生產落伍』一類的口頭禪語。因為生產『落伍』，所以分配與消耗同樣的要見得遲滯。此種落伍的原因自然不止一端。第一個原因是地理上的限制。第二個是能力上的限制。所謂能力的限制也是多方面的。發明的才力，開拓與遠征的衝動，都得包括在內。這些我們姑且不論。組織的本領也代表一方面。這在上文已經說過。

但是經濟生活所以落伍的最大原因還不在這種種，而在一個私字。私是公

的反面，原來的寫法作厶，厶上加一個八字，就是把厶分潤開去，就成了公。所以祇是私，並不是一個毛病，毛病在私的畸形發展，以至於逐漸失掉了『分潤爲公』的一種能力——也還是一個能力的問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代表着一種很高的理想，但二三十年來的經濟生活，十足的表現我們不但能實踐此種理想，並且把『雨我私田，遂及我公』所代表的自然的趨勢都給阻擋住了。

自私之所以爲中國民族的一大通病，到現在已經受人公認。西洋人對中國人表同情的，往往認爲這是中國民族性裏最可惋惜的一點。三十年前有一位明恩溥牧師做了一本『中國人的特性』，就有一章專論這一層。耶魯大學的教授亨丁頓氏，更認爲這是中國民族的很不幸的一種根性，並且對於它的由來，還有